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九十一回 聽聖旨師生落難 遇盜船水寇施威

話說韓府請的一位西席先生姓名曾廣益，是仁宗時狀元曾鞏的姪孫。其人學問淵博，品性端方，家住蘇州，家道甚寒，所以在韓府就館。這日韓毓賢才到學堂，曾先生方查點昨日功課，忽聽家人傳說聖旨到來。曾先生遂同韓毓賢來至前面，站在六角門口，竊聽聖旨上所說何事，聽得前段查抄，已覺嚇了一跳；及聽到末了，說要將韓毓賢交三法司待罪，忙把毓賢一拖，同至書房。卻喜昨晚付了三兩銀子束脩，預備寄送家信，遂把銀子一拿，向毓賢道：「事情不妙，我與你逃走罷！」毓賢眼淚滴滴的要想辭別母親，又怕被差官拿住，只得聽憑先生做主，趁著眾人紛亂的時候，二人便悄悄出了府門。走去西湖，曾先生心內一想：我且叫一隻船，把韓毓賢送到我蘇州家中，然後再來探聽消息。主意已定，遂沿著湖堤尋覓船隻。走了半日，看見一隻湖船前後兩艙，到收拾得碧波乾淨。曾先生正在此呆望，忽艙裡跑了一個道士出來。曾先生心裡愕道：時運不順，總是如此。我想這只船僱到蘇州是最好的了，偏偏又被這道士占住！光景必是朝山進香去了。心中想著，正然要走，忽那道士走至船頭說道：「先生請住，莫非是要叫船嗎？」曾先生道：「我船是要的，這船想係已被長老叫去，這就不便再談了。」道士聽說，連忙開口道：「先生不必會錯了意思，這船並不是小道叫的。」話言未了，但見後艙上出來了三個大漢，撲通撲通皆從上岸來，就把曾先生同韓公子圍住說道：「我們這船是空的，隨叫隨行。」又手指著道士道：「這位老爺，是家裡的親眷，並不是先來的客人。先生要叫船，勿論何處，總能去得。」曾先生看那三人，皆是梢長大漢，一個黑麻臉，年約三四十歲；一個一隻眼，眼旁還有一個大疤，年約三十歲；一個禿頭，只有幾多根頭髮，年約四五十餘歲。看官，你道這三人並一個道士，究是何人？那個麻臉的姓董，綽號叫做浪裡鑽董亮；那個禿子姓秦，綽號叫做水裡游秦朗；那個一隻眼姓朱，綽號叫做海裡混朱光。皆是三個海賊，水底的功夫極好。他們本在江面劫掠，遇到有錢的客商，候到夜分，把人斬斬剝剝，向江裡一甩，無人知覺。請問這道士究係何人，卻是劉香妙。因在鎮江同濟公為難，被濟公定住。張公子送到鎮江府按律治罪，那知他仍用替身法逃去，他便垂頭喪氣，回了小西天狄元紹處。過了半月，一日心裡想到濟顛僧，屢次吃他的虧，口分嘔氣，又想出來報仇，因此一個人悄悄的到了鎮江、平望等處，探訪濟公的消息。曉得濟公已到了浙江，就在鎮江江口，恰恰叫了董亮他們的這一隻船。上船之後，劉香妙已經實出破綻，就仗著自己的本領，也不駭怕。須知這個劉香妙不過不是濟公的對手，要說江湖上的朋友，他還放在心上嗎？一路行來，已到黃浦的江面，時約二更向後，忽見他們伙計三個，走進艙來。那知劉香妙早已執劍在手，便向他們一指，只見三個人手中樸刀，咕當咕當的皆落在船板上。三人大吃一驚，曉得劉香妙神通廣大，就情願請他同伙。因此來到西湖，又訪得濟公進了皇宮，只得權且打伙兒乾點買賣。巧遇曾先生來僱這船，所以董亮他們一躡步皆上了岸，兜弄這個生意。

曾先生見他們幾個大漢，覺得船上人力甚足，大為合式。便開口問道：「船老板，單叫你這只船到蘇州，要多少錢？」秦朗忙開口道：「平日叫我這船，非七兩銀子不裝。此時卻是熱水市，生意清淡，你先生把五兩銀子罷。」曾先生道：「價錢就依著尊算，但我們倆不曾帶了行囊，要請你趕緊開到。」秦朗一聽，搖著一顆禿頭說道：「不成功，沒有行囊我們不裝的。」曾先生還要來將就他，反是韓毓賢說道：「我們走罷，我們有銀子，還愁不到船嗎？」劉香妙一聞此言，便向董亮丟了一個眼色。旁邊卻有一個少年人，滿面帶笑插嘴道：「在我看，諸位看銀子分上，就送到蘇州去罷了。」董亮便趁勢連忙轉口道：「秦伙計，這兩位先生、公子，雖沒行李，諒情不是壞人，我們便裝了罷。」曾先生一聽大喜，忙同韓毓賢上船，進了中艙。曾先生深怕有人追查韓毓賢，便喊道：「船老闆，我等皆有要事，就請開船罷！」但見朱光一隻眼朝他一翻，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衣食二字。難道空著肚子弄船嗎？就是先生們也要吃飯呢！請問先生們還是上船吃飯？還是在船上帶點食物來吃吃？」要論此時已經上午，曾先生在書房按時按頓吃慣了的，肚裡本有點餓了，但恐怕耽擱久了，被軍官追到，只得回了一句：「不吃。」但見那一隻眼又說道：「你們既不吃，就請你看著船，我們去吃飯了。」當時三個人並一個道士通同跳上岸去。過了許久不來，曾先生反叫韓毓賢躲在後艙，心裡口分作躁。好容易候到太陽斜西，這才一個個醉醺醺的上船，又復沖茶打酒，過了多時，這才抽跳解纜，曾先生才把一個心放下。船中便同劉香妙談些道家的規矩，倒也很不寂寞。

直到日落西山，遠遠望見一座小村市，此時曾先生等腹中口分餓得難過，因喊道：「船老闆，前面到了村市，請你們把船停一停，讓我們吃點飲食去罷。」話言未了，只見董亮抓著一把槳，掉轉身對曾先生罵道：「你們要算吃的燈草灰，放的輕巧屁。先次叫你們搗飯，你們不搗，此時要搗飯了。須知上了老爺的船，是由不得你們的，請你捧著肚皮餓餓罷。」曾先生被他罵得白頭隻眼，只得忍氣吞聲，歎了一口怨氣。那船漸漸行進，看見那村市河口各店，諸樣吃食都有，只得朝他看看。韓公子出世又不曾過過這等日子，只得躲在旁邊，用兩隻袖子不住的擦眼淚。過了一刻，只見劉香妙跑到後面，把只鍋子燒得轟轟的。轉眼間，左手提了一壺酒，右手端了一大盤油煎蟹黃肉饅頭。曾先生一見，暗道：好了，出家人隨處方便，大約總帶了我們個分兒哩。那知這個妖道，連客氣話都沒有一句，將饅頭向篷口一放，自己把酒壺捧著就嘴喝著，那饅頭一個一個的慢慢受用。吃了多時，酒已完了，見那饅頭還剩了七八個，就喊道：「你們三位兄弟，吃饅頭罷。」但聽得篷上有人說道：「今日這饅頭螃蟹太少，我們不大對味。」劉香妙聽見，便說道：「我也吃不下了，留到明日是要壞的。」曾先生聽得，心裡又是一喜，以為這樣說法，必定是送來我們吃了。那知這個妖道，說了聲「去罷」，兩個手端起盤子來，吽通向河裡一倒，曾先生暗暗念了一句「阿彌陀佛」。

此時外面已有初更，向後見一班船上人還是在那裡弄船，曾先生心裡又說道：這些船伙，嘴裡雖然放肆，弄船倒還盡力，這樣行法，明天就可以到蘇州了。曾先生一面想著，移步遂到艙門口來望望野景，但見水天一色，望去無際，不禁詫異道：適才已過了湖口村市，就該進了內河，怎麼還在湖心裡走？好生令人不解！看官，你曉得這船何以此時還在湖心裡？大凡船家劫客，不是江心，便是湖心，方能動手。河面上者靠村莊皆近，二者不斷行人，一聲呼救，容易有人接應，所以他們這只船出了湖口，復又轉回。曾先生在艙裡還不曉得，及至艙門一望，心裡雖然詫異，見得這些船戶凶橫異常，嘴裡又不敢問他。正在猶疑之際，忽篷上那個禿船戶跳下來，走到船頭，把鋤向水裡咕嘟拋下。跟後又上船篷扒走到後面，但聽後面吱吱吱的，那道士也就把酒壺空盤子，拿著走到後面，又低低說了幾句，但聽道：「瘦豬雖是瘦豬，但不可放了出圈。」

曾先生一聽，就知不妙，然舉目一望，四面皆水，卻也無可如何。正要轉身向韓公子通個信息，只見三個船伙，各執樸刀，跳進中艙。一個先把韓公子揪住，一個就把刀背向曾先生肩膀上一擱問道：「客人，你們還是整屍還是要碎屍？」曾先生一見，嚇得魂飛天外，忙跪下道：「在下身邊有三兩銀子，如數送了諸位，留兩條狗命罷！」其時劉香妙手中拿了一支寶劍，也站在旁邊，曾先生又向他抖抖的哭求道：「這件事，總要師傅方便方便才好呢！」劉香妙道：「你銀子在那裡呢？快些拿出！」曾先生忙向懷裡一摸，說道：「銀子在此，請饒命罷！」劉香妙接過銀子，在手中試了一試，說道：「太菲點了，大約要想整屍，是不得能殺了。」說聲：「來人，你們先把這兩個豬紮起來，再作道理。」但見那三人連忙將背織的繩子拿來，七顛八倒的捆了結實。說道：「請劉大哥命下，還是死的下水，還是活的下水？」劉香妙道：「弟兄們也太無見識了，我定的例子，難道諸位忘掉嗎？我估量他的銀子多作些，不過三兩多兩。要說活的下水，顯係與例不合；況且這兩個兒，我看還不是生意買賣人，設或他們逃了生去，將來買張白紙，胡亂一寫，坐在那縣官衙門哩，追起案來，還不利害嗎？我看弟兄們，這個事是省不得的。」說畢，秦朗、董亮就各執一人，朱光道：「你們抓著，等我動手。」但聽曾先生哀求道：「奉求諸位，就把我殺了罷！單是我的這學生，他年紀甚輕，求你們饒他條命，我雖死都是感激的！」那邊韓公子也哭著喊道：「諸位不要聽他，還是殺我的好，這位先生是因我家事累他出外的，請饒了他罷。」曾先生聽見學生說完，還想開口，只見朱光拿了一把尖刀罵道：「囚囊的，到此時節，還在這裡先生學生、詩云子曰的呢，早早的見閻君去罷！」說著，一刀就直向曾先生心口刺來。只聽大叫一聲，未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